

孙犁全集（第7集）

本卷说明

本卷收《远道集》、《老荒集》。

《远道集》

1984年3月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；

1999年9月山东画报出版社。

《老荒集》

1986年2月上海文艺出版社；

1999年9月山东画报出版社。

远 道 集

芸斋小说

幻 觉

如果有的读者记忆好，当记得我在芸斋小说之五，写到了我的老伴的悲惨的逝世。

她死了不到一年，也就是公元一千九百七十二年，我的处境有了些好的转化。在原来的戍所，给我增添了一间住房，光线也好了一些，并且发还了书籍器物，夜晚，我也可以安然地看看书，睡睡觉了。

人乍从一种非常的逆境险途走过来，他会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兴奋状态，或者说是一种毫没来由的劲头。我忽然觉得人生充满了希望，世界大放光明。于是我吟诗作赋，日成数首，吟哦不已，就是说新病并未痊愈，旧病又复发了。

恢复了原来工资，饭食也好了，吃得也多了。身上的肉，渐渐也复原状了。于是又有了生人的欲望，感到单身一人的苦闷。夜晚失眠，胡思乱想，迷迷糊糊，忽然有一位女同志推门进来，对我深情含笑地说：

“你感到孤独吗？”

“是的。”我回答。

“你应该到群众中去呀!”

“我刚从群众中回来,这些年,我一直在群众中间,不能也不敢稍离。”

“他们可能不了解你,不知道你的价值。我是知道你的价值的。”

“我价值几何?”我有些开玩笑地问。

“你有多少稿费?”

“还有七八千元。”我说。

“不对,你应该有三万。”

她说出的这个数字,是如此准确无误,使我大吃一惊,认为她是一个仙人,有未卜先知之术。我说:

“正如你所说,我原来有三万元稿费,但在‘文化大革命’中,革命群众说我是资本家,说五个工人才养活我一个作家,我为了保全身命,把其中的大部分,上交了国库。其实也没有得到群众的谅解,反而证实了我的罪名。这些事已经过去,可是使我疑惑不解的是,阁下为什么知道得这般清楚,你在银行工作吗?”

她笑了一笑说:

“这很简单,根据国家稿费标准,再根据你的作品的字数和印数,是很好推算出来的。上交国库,这也是无可非议的,不过,你选择的时机不好,不然是可以得到表扬的。现有多少无关,我想和你在一起生活。”

我望之若仙人,敬之如神人,受宠若惊,浑身战栗,不知

所措。

“不要激动，我知道你的性格。”她抚摩着我的头顶说。

“不过，我风尘下士，只有这么一间小房子，又堆着这些书籍杂物，你能在这里容身吗？不太屈尊吗？”我抱歉地说。

“没关系，不久你可以搬回你原来住的大房子。”

这样，我们就生活在一起了。这位女同志，不只相貌出众，花钱也出众，我一个月的工资，到她手中，几天就花完了。我有些担忧了，言语之间，也就不太协调了。一天，她忽然问我：

“你能毁家纾难吗？”

我说：

“不能。”

“你能杀富济贫吗？”

“不能。那只有在农民起义当中才可以做，平日是犯法的。”

“你曾经舍身救人吗？”

“没有。不过，在别人遇到困难时，我也没有害过人。”

她叹了一口气，说：

“你使我失望。”

我内疚得很，感到：我目前所遇到的，不仅是个仙人，而且是个侠女！小子何才何德，竟一举而兼得之！

后来冷静一想，这些事她也不一定做得到吧？如果她曾经舍身救过人，她早已经是烈士，被迫认为党员了。但我只能心非之，不敢明言，以触其怒。因为我发现，美人在

欢笑时，其形象固然动人，能勾魂摄魄，但一变脸，也能使人魂飞魄散，怪可怕的。

但我毕竟在她的豪言壮语下屈服了。我有很多小说，她有很多朋友，她的朋友们都喜欢看小说，于是我屋里的小说，都不见了。我有很多字帖，她的朋友好书法，于是，我的字帖又不见了。一天，她竟指着我的四木箱三希堂帖说：

“老楚好写字，把这个送给他！”

“咳呀！”我有些为难地说，“听说这东西，现在很值钱呢，日本人用一台彩色电视机，还换不去呢！真可以说是价值连城呢！”

“你呢呢吗？吝啬！”她大声斥责。

渐渐，我的屋子里，东西越来越少了，钱包也越来越空了。心想，我可能是有些小气，随着年龄的增长，对生活的态度，越来越烦琐起来，特别注意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。举例说罢，一件衣服，穿得掉色了，也不愿换件新的。一双鞋子，穿了将近五年，还左右缝补。吃饭时，掉一个米粒，要拣起来放在嘴里，才觉心安。朋友来的书信，有多余的白纸，要裁下来留用。墨水瓶剩一点点墨水，还侧过来侧过去地用笔抽吸。此非大丈夫之所为，几近于穷措大之行动。又回想，所读近代史资料，一个北洋小军阀的军需官，当着客人的面，接连不断把只吸几口的三炮台香烟，掷于地下。而我在吸低劣纸烟时，尚留恋不到三分长的烟头，为陈大悲的小说所耻笑。如此等等，恭聆仙人的玉责，不亦宜乎！

但又一转念：军需官之大方，并非他从老家带来，乃是

克扣战士的军饷。仙人刚到此地时,夜晚同我散步,掉了五分硬币,也在马路上寻觅半天,并未见大方之态。今之慷慨,乃慷慨人之慨也。一想到这里,我心中又有些牢骚了,但仍慑于仙威,隐忍于怀。

真不愧是仙人,能察秋毫之末,我心怀不满,竟被她觉察到了。

“受罪的脑袋!”她白了我一眼说,“经历了一场浩劫,还执迷不悟。你知道为什么在运动期间,造反派对你那么不客气吗?就是因为你吝啬!如果你事先能疏财仗义,广交天下英雄豪杰,你的处境会好得多。及至大难临头,你却把钱上交国库,上交国库谁领你的情?为什么不分赠周围的革命群众,特别是造反的头头?”

“那怎么行?那就是收买无产阶级,罪过要加一等的呀!”我急忙分辩说。

“我做给你看看。”她拉开门出去了。

原来,我在这个住所,经常受到欺侮,侵占,扰乱,破坏。“解放”以后,情况虽有些好转,还是时常遇到不愉快。同院的人,没人愿意跟我说话,白眼相加,就是小孩子们,也处处寻隙发坏。前天,有朋友送了我一棵小香椿树,我栽在窗台下,一夜就给拔走了。发还了收音机,我开开试听了一下,从墙外飞来一块砖头,几乎把窗玻璃砸碎。我有一只大鱼缸,因为屋里没地方,放在自己搭盖的小厨房里,被撬开门偷走了。报告了机关军管组,也不顶事,还被批评继续养花种草,花鸟虫鱼等等。

不多会儿，她从街上回来了，抱着两个大纸包，一进大院门，她就招呼那些孩子们，一人一个苹果，一大把糖。有的孩子不要，她笑着给他们装在口袋里。

“谢谢钱阿姨！”一个孩子喊，其他的孩子跟着喊。

“你明天再去弄一棵香椿树，”她得意地对我说，“看还有人给你拔走不？你身为作家，不通达人情世态，可怪也。你总说对人没有恩怨。没有恩，便是有怨。而怨可以用恩冲洗之。唐朝有诗人，名唤韦庄，就是写《秦妇吟》的那一位，做了官还折薪而焚，数米而食，这样吝啬，我看和你差不多，或者说，你有过之无不及。清朝有文人，名叫汪中，有一部集子《述学》，他为人孤傲，而患神经衰弱，最怕鸡声，与邻里关系不好，邻人大养其雄者，昼夜齐鸣，以犯其病。我看你和他也差不多。汪中没有赶上文化大革命，不然下场可知！”

我对她的引经据典，振聋发聩，真是佩服得五体投地了。心想，自己买了这么多书，临事不能活学活用，成为书呆子一盆面酱，面对眼前的才女佳人，实在无地自容，心里的一些不满，也很快消失了。

“你吃亏就吃在过去没有一个贤内助，”她惋惜地说，“死去的大姐，农村妇女，又是文盲，也是视钱如命的人。”

她的责难死者，又引起我的不满。心想，一棵香椿树苗，所值几何？你的一大包水果，就可以买回几十棵。这种想法，当然又不妥当，只好低下头来，唯唯称是。

正当我得到“贤内助”之时，政治形势也有好转，邓小平

同志主持中央工作，对老干部的政策落实也加快了。不久，我们搬回了原来住的大房子。我又不得不再一次佩服仙人的未卜先知。她手脚大方，交游很广，从此，我们家里，人来人往，五行八作，三教九流，热闹非常。

过了一年多，我正庆幸家庭的中兴有望，政治形势又大变，周总理逝世，邓小平同志被免除职务，对老干部的迫害又加紧了。政工组的人来得勤了，客人稀少了，同院的人态度又变了。仙人的神态，也有些异样，她到学习班去了。每次回来，不是说阶级关系发生了新变化，就是说，党内有一个资产阶级。最后一次回家，她说：

“消息不好，你准备一下吧，恐怕还要抄老干部的家！这是政治，我无能为力，爱莫能助，你善自为之吧！”

确实，这些日子，户口警到我家察看的次数也多了。

从此，她竟杳如黄鹤。我也从梦中醒来了。

芸斋主人曰：古之英雄而具神仙之质者，莫若留侯。及其晚年，犹学辟谷，道引轻身之术，以示无能为力。今仙人一女身耳，值不测之机，而求自全之路，余不得责怪之也。

一九八二年十一月二十六日灯下

地震

一九七六年七月，天气奇热，政治空气也压得人透不过气来。我每天脱光了上身，搬一把木椅，坐在后面屋里的北

窗之下，喘息着吹凉风。院里是不轻易去的，“无产阶级”造反的劲头又足了。一会儿喊叫打倒孔老二，一会儿喊叫反击右倾翻案风。我能活着回到院里来，住原来的房子，他们就认为是翻案，我只能在屋里躲着。可是，机关的政工组，又不断来屋里察看，催我去学习反右倾的文件，参加讨论。

这几年，我一听见“学习”，就有些害怕，讨论就更不用谈起了。一会儿批林批孔，一会儿评法批儒，一会儿在晁盖、宋江身上做文章，一会儿又在晴雯、柳五儿身上做文章。中国的旧书、旧小说这样多，谁知道会把你拉到哪个人身上去？活人一旦附上死人的体，那就倒楣到底了。

我说有病推托着不去。可是市里又发生了一件匿名信要案，一直查不出结果。先是叫全市几百万人，每人签名去化验手迹，结果还是查不出。不但查不出，听说匿名信又投了几次。后来不知是哪一位高明，想出一个办法：缩小包围圈。断定：一、这信一定是有文化的人写的；二、这信一定是不上班有时间的人写的；三、这信一定是住宽绰房间的人写的。这三点论断，政治目的很明确，是针对知识分子和老干部。于是户口警接连不断到我家来了。

在报纸上，每天看到的是党内出了资产阶级，要拆土围子等等。

这都是没有办法的事，听天由命吧！

家里冷冷清清，忽然在二十八日晚上，来了客人，还带着一个小孩。客人一进门，就对孩子说：“这是你孙大伯，快

叫！”

我才认出来的人是老崔。老崔和我是同县，他住城西，我住城东。一九四七年，我在饶阳一带工作，住在一个机关里。他是那里的炊事员，常照顾我吃饭。他原是在那一带赶集上庙做吃食小生意，机关转移到那里，领导老王看中了他的手艺，叫他参加了工作。

一九四九年进城，他在路上还给我们做饭。进城以后，不知为什么，把他分配到了裁纸房，叫大铁板砸伤了腿。一九六二年，机关又把他动员回乡了。

他走时，我不在家。听我老伴说，他拉家带口——老婆很精明能干，四个小孩。城里没有吃的，觉得不如回家好。临走时把借我的三十元钱还了，还送了我老伴一书包红山药。说真的，这一包山药，在那时，也值十块钱。我埋怨老伴不应该收他借的钱。我说，你忘了人家，在你刚来时，帮你买火炉安家吗？

老崔是个十分老实的人。我没有客人，更少留客人吃饭，今天我要招待老崔一顿。

吃饭中间，老崔说：

“就一个人过吗？”

“你嫂子去世了。”我说。

“这我听说了。”老崔放下筷子，抹了一把眼泪，“不是又续了一个吗？”

“是续了一个。”我说，“这几年我一直境遇不好，人家也不愿意来了。”

“不是结合了老干部?”老崔问。

“人家不结合我,我也不希望和他們结合。”我说,“结合的,都是造反派信得过的。比如在运动期间,揭发材料写得多的,每天打小报告的,给造反派当过侦探的,盯过老干部的梢的,给头头们当过保镖侍从的。当然也有是为落实政策不得不结合的,这些人也只不过闹个副职,没有发言权。不过,这也就是不错了,总算保住了乌纱帽。你这次来,有事吗?”

“有点事,”老崔有点不好意思地说,“家里过日子难啊,我的伤腿又常犯。孩子们也大了,能都叫他们在家里种地吗?听说现在有顶替一说。”

“有是有的。你这情况,恐怕很难吧?再说现在掌权的人,你也不认识。”我坦率地告诉他。

“是啊,老王的消息,我也早听说了。”老崔说着又流下泪来。

“想得到吗?”我叹了一口气说,“这样一个人,这样的经历,落了个自杀。他后来虽然当了市委文教书记,还是一个书生。你知道他是个好面子的人,从小娇生惯养,是深泽城里的大少爷。运动开始时,这里本来想先把我抛出去。在揪斗我的那天晚上,把他也叫到会场,一边凌辱我,一边质问他为什么特别‘照顾’我。这是杀鸡给猴看啊,他哪里见过这种场面?我觉得,当时是把他吓坏了。后来,江青、陈伯达在北京一点他的名,他就不想活了。”

“唉!”老崔叹了口气。

孩子走了远路，对我们的谈话，没有兴趣，已经趴在桌子上睡着了。我说：

“好在还有几个熟人，你去找找他们吧。我还黑着，一点忙也帮不了你。今天晚上，你到对过招待所去睡吧，那里的人，你都认识。”

他带着孩子过去了。

送走了老崔，已经十点钟，我碰上门，就到后面屋里睡觉去了。我的床铺放在北墙根，床上挂了一顶破蚊帐。这顶蚊帐，还是在解放区发的。初进城，这院里也没这么多蚊子蝇子。这几年，蚊子、蝇子、耗子、黄鼠狼，忽然多起来，才把它找出挂上。蚊帐是用土机子织的，缝制得又窄又矮，我钻进去，总是碰着它，翻身也容易把它带起。蚊帐外的小桌上，有一只闹表，一盏小台灯。

这些日子，每天晚上，我钻到蚊帐里，要读一篇《昭明文选》上的文章。今天晚上，我却怎样也读不下去。我同老崔谈话太多了，心里很烦乱。我想，过去在乡下，见到的不就是像老崔这样的好人吗？又想到自杀身死的老王。在我看来，他虽也有些缺点，但终归是个好人。就说那天晚上的事吧，在“革命”群众的逼问下，他有些慌了手脚，但也只是说了一句不大带劲的话。他很快就觉察到，在一个同志受难的时候，不应该说这样的话。他立刻纠正了自己，以下的话，都是实事求是的。当时，我并没有死亡，我站在那里很清醒，我听得很清楚，也看得很清楚。他看到这种场面是不好应付的，所以后来他才勇敢地自裁了。

我翻来覆去。一直睡不着。当我撩开蚊帐，抓起闹表，想看一看时间，记得是三点四十分，地大震了起来。最初，我以为是刮风下雨。当我知道是地震时，我从蚊帐里钻出来，把蚊帐拉倒了。我跑到前间屋子的南墙下，钻在写字台下面。

我的房屋内部没有倒塌，屋顶上的附属建筑倒了下来，砖瓦堆堵在门窗之下。如果往外跑，一定砸死了。

这时院里已经乱作一团。我听见外面真的在下雨。我想：既然没有震死，还是把自己保护一下吧。我摸黑穿上雨衣、雨鞋，带上破草帽，开门出去。谁也没有理会我。

一个造反派的妇女，大声喊叫她的丈夫：

“快出来！这可不同文化大革命，死，谁也有份！”

这话也只有从她嘴里说出，如果是我，不是太缺乏阶级观点了吗？

我走下台阶，看见老崔正在找我。

“没事吧？”我和他互问。

“招待所的前墙山倒了。我从楼梯上，也不知道是怎么下来的。”老崔苦笑着说。

“平安就好！”我说。

“是。”老崔说，“你看我挑的日子多好，十四年没来天津呀。天心也变了，人心也变了。我今天就买车票回去了。”

我没有挽留他。天大亮了，我看见院里的造反派，喊着以阶级斗争为纲，战胜地震的口号，又在拼命抢夺震落的木料和砖瓦去了。